

新空巢时代

茶与朋友

■白水

要搁以前,空巢是专指那些子女外出打工、父母留守老家独自生活的家庭状态,有其专属的标签。那时提到空巢,总带着难言的孤单和心酸,是电话里说着“一切都好”,而内心默默地牵挂。

如今,空巢已经悄悄迭代升级,成了城市里中年父母的“新奢享”。孩子考上大学去了外地,或是结婚后搬出去单住,家里瞬间从“鸡飞狗跳”切换到“岁月静好”,这波空巢的幸福,让仍在与神兽们斗智斗勇的父母们,羡慕到想穿越人生。

身边亲戚朋友中,半数的“70后”“80后”,已经光荣进入“新空巢父母”行列。他们不再和往常一样,把“辅导作业鸡飞狗跳”“陪娃上兴趣班连轴转”当成吐槽的主旋律,而是大谈特侃“终于不用早起做早餐”“零食随便放不担心被抢”“想宅家或出门全看心情”,眼角眉梢都飘着藏不住的得意。反观我等还被中小学神兽们缠住的这些人,连同那些“老大已成年,老二刚上幼儿园”的父母,只能聚在一边喝着闷酒,一边在心里默默地咆哮:“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‘新空巢自由’?简直是在‘拉仇恨’!”

这一切,都是带娃之难整出来的令人慨叹的境况。

盼望着,盼望着,子女终于上了大学,本想解放双手享受人生,开始享受空巢的自在,结果刚喘口气,空巢的自由还没捂热,又开启带孙模式,被隔代亲绊住了脚步,这种转瞬间“空巢梦碎”的人,不在少数。我朋友老丁便是如此,儿子上大学后,沾了四年空巢的光,结果儿子刚工作就结婚,没出两年有了孩子,老丁夫妻俩从“准空巢父母”变成“隔代饲养员”。用老丁的话说:“从带自己的娃,直接过渡到带娃的娃,几乎是无缝衔接,一直在带娃的路上奔波,那空巢的闲适时光,如白驹过隙呀!”

每次聊到这,老丁都挂着“空巢成空”的苦瓜脸,引得我们这些“神兽父母”既同情又有些幸灾乐祸,不只是我们在“苦海”里挣扎呀,“老丁们”刚尝到空巢的甜头,又失去享受空巢的机会。那滋味,像刚咬到一口甜滋滋的糖,还没来得及及咽下去就被硬生生夺走,空欢喜一场的失落,比从未享过更让人心里发堵。

最让人意外的,还是我父母那辈农村老人也有“旧空巢自在”。当初我家老大出生后,老妈特意从老家过来帮我们带娃,带大老大带

老二,直到老二上幼儿园后,她二话不说,连行李都不收拾就回了老家。任我们怎么挽留都没用,她的态度坚决得像花岗岩:“反正住不惯,各过各的,清净。”一开始我还担心他们老两口孤单,总想着让他们回来,可每次打电话,都听到电话那头邻居们的说笑声。后来回老家才发现,他们的生活过得比我们滋润,想种菜就种菜,不想种就买,现在经常有小货车拉着肉、菜到农村售卖。平日时常和邻居聚在一起晒太阳、拉家常,晚上各回各家看电视、打电话,实在想孙子了就视频或进城,日子过得恬淡又安稳。他们的空巢,没有孤单,只有“终于不用为子女操心”的释然,是历经数十年操劳后,终于能随心所欲过日子的通透。

历经种种后我才恍然,空巢的幸福,不只是“没人管”的自由,而是一种“各得其所”的圆满。对中年父母来说,空巢是辛苦多年后的自我解放,是重新找回生活主动权的契机;对有些农村老人来说,空巢是摆脱子女束缚后的自在逍遥,是回归田园本真的惬意。那些终日为孩子操劳的父母,虽暂时无缘空巢的怡然自在,但看着孩子在成长蜕变,不正品味着另一种甜蜜的牵绊?

■苏潘金

深夜为自己沏上一壶铁观音。看那干燥卷曲的叶粒,在沸水激荡的刹那,微微地张开,像一场沉睡后的苏醒。起初,茶汤是清亮的淡黄,品一口,舌尖泛起的是清冽的微苦,带着山野的寒气,倒像极了少年时初识友人的感觉。那时的友情,是透明的,也是生涩的,有话直说,不懂婉转,偶尔的争执,也如这初入口的醇厚,分明而真切。然而,醇厚过后,舌根悄然漾开一丝若有若无的甘甜,教人惦念。这大约便是青春里友谊的滋味了,总要在几番冲突与和解之后,才品得出它的回甘。

茶在壶中,静静地舒展开来,成了一片片饱含汁液的软叶,汤色也转为温润的橙黄,像一块流动的琥珀。这时的香气,不再是浮在面上的清芬,而是沉甸甸的,带着炒栗般的米香,从水里透出来。滋味也厚了,青涩退居其次,醇和与甘润占了主调。这多像人到中年,与三两知己的相处。年少时的热烈与形影不离,渐渐被一种更深的默契所取代。不必日日相见,无须多言,偶尔一聚,也只是各捧着一杯茶,说些闲话,甚至默然对坐,任窗外的日影一点点西斜。那情谊,不在言语里,全在这无声的陪伴与了然之中了。它不再如酒般灼喉,却像这杯中的茶汤,温润地滋养着一段疲惫的、不得不与世俗周旋的岁月。

古人说:“君子之交淡如水。”我总觉得,淡如水固然是高远的境界,但若淡如茶,或许更近人情,更有些真切的暖意。水至清则无味,茶却是有味的,只是这味不浓烈、不逼人,需要静下心来,慢慢地品,才能领略那苦后之甘、涩后之醇。真正的朋友,大约便是如此。他未必能替你抵挡世间的所有风雨,也未必能时时在你耳边说着鼓舞的话,但他总在那里,像一盏永远为你温着的茶。在你得意时,他是一盏清茶,让你在弥漫的热气里保持一分清醒;在你失意时,他是一盏浓茶,以他的甘醇,来慰藉你心中更深的失落。

想到这里,再啜一口杯中物,茶汤已微微凉了,入口的滋味,竟有一番清静与平和。人生的际遇,朋友的聚散,何尝不似这一盏茶的工夫?由浓而淡,由暖而凉,本是自然的规律。强求那永久的滚烫与浓醇,反倒失了真味。能在这由热到凉的过程里,始终保持着内里的那一缕清芬,便算是圆满的了。

夜更深了,万籁俱寂,只余下我与这一盏渐凉的茶。我忽然觉得,我并不孤单。那些散落在天涯的朋友,此刻,或许也正对着一窗夜色,各自捧着一杯茶。我们不曾交谈,但在这同一片清寂的月光下,我们的沉默里,或许有着相似的滋味在暗暗交融。这,也就够了。

梧桐深处

■李娟

我对梧桐树,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独特情感。

高大挺拔,枝叶繁茂稠密的梧桐,在北方是很常见的行道树。每当夏天,酷热难当之季,走到梧桐树下,被阔大而密密匝匝的绿叶遮挡,炽热的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透射下来,变得柔和,整个人瞬间觉得舒适惬意了。

带着这种往昔的记忆,怀揣着心中的念想,我来到了南京的梧桐大道。

站在梧桐大道的入口处,一抬头,“哇”了一声,我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了。高耸入云的梧桐,整齐地排列在道路两旁,树干苍劲有力,静默无言,仿佛在等待着、注视着、抚摸着每个经过它的人。它将阳光包裹在身体里,将喧嚣与嘈杂隔绝在外。那一刻,我觉得梧桐大道安静的姿态,像一位沉默的父亲,用硕大的手掌,以独立之姿,守护着这一片大地。

梧桐如今是寻常可见的城市绿化树,但在古代,它是“百鸟不敢栖,止避凤凰也”的神圣之树,具有独特的地位。据说吴王夫差为了引来凤凰,专门建了一座园子,种满了梧桐树。可是,治国无方、昏庸无道的夫差,怎会吸引凤凰前来栖身?空空的梧桐园,逐渐退隐成一道美丽的风景,最终消失在历史深处。

深秋之时,当一树碧叶由绿转黄,大树被一层金色的阳光笼罩着,枝叶随风飘摇,直到最后一片树叶掉落在地,梧桐依然有着不同凡响的威严与气度。待到隆冬之季,默默无语的梧桐回归到滋养它的大地,曾经的繁华悄然落幕。纷纷扬扬的大雪飘



(视觉中国)

落而下,雪花包裹着、装饰着光秃秃的枝干,一眼万年的梧桐树,迎来了属于它的孤独时刻。

然而,孤独并不可怕。

梧桐继续汲取日月的光华与天地的精华,它将孤独镌刻在时光里,在积蓄能量,在等待时机。当第一块坚硬的冰悄然化冻,当第一抹绿意悄悄染上梧桐叶,梧桐树又将在广袤的世界里吟唱,慰藉着世人如丝如缕的思念。

梧桐木自古就是制作古琴的良材,梧桐与琴早已有了不可分割的情感联结。高山流水遇知音,当伯牙的指尖触碰琴弦,琴声划破长空,天籁之音流淌而出,遇到了等待它的钟子

期,千年的约会揭开了序幕。此后,一代代琴师渴望拥有它,光阴浓缩成一根根琴弦,梧桐以另一种形式,留在了人们心中。

梧桐树,从象征高洁之树变成了最常见、最平民化的行道树。斑斓光影在枝叶间流转,梧桐深处,有寻常百姓人家,延续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温暖时光。

浮想联翩了一番,我从梧桐大道走了出来。当我再次回眸远望,看“含天地之醇和兮,吸日月之休光”的梧桐,散发出厚重的古润之意,透射出清芳之韵,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意蕴,成为不可磨灭的风景线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